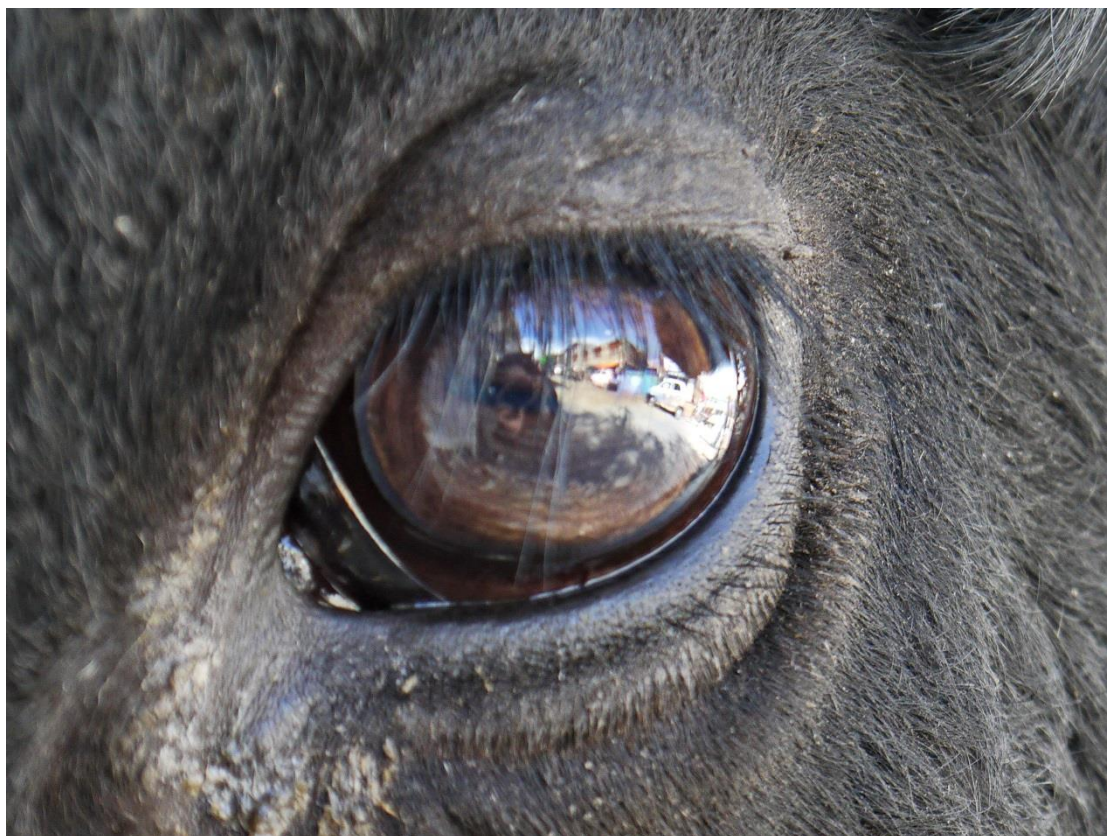


《月光癌》散文詩&攝影集創作／自選五首



牛眼望著塵世中的我，輕輕一眨，我便被淚水沖洗出來。



### 〈小紅莓〉

「媽媽妳要趕快好起來回家喔！」

「好，那你要乖喔，乖的話媽媽就回去了。」

「媽媽我想去找妳。」

「不行，這樣你不乖！」

你聽見躺在病床上注射著點滴的母親對手機裡的小孩說，她們的對話不斷重複，隨著滴落的紅色抗癌藥物小紅莓不斷擴音。

「媽媽，我也好想回家，但我的病不乖……」，你的手腕上插著針，卻縫補不了胸口的破洞。夢裡母親用大肚山上的土種地瓜，血汨汨流進了地下……。



### 〈月光癡〉

必須手術才能閱讀的詩，許多傷口貼著美容膠，瀰漫著尚未公開的失霧。

你小心翼翼動刀，雙手沾滿鮮血，大霧迅速漫延，將你埋在許多人揮手告別的地方。

被全身麻醉的滿月切除腫塊後，一直微笑著抗癌。



### 〈氣球〉

深怕小孩飛走，男人給小孩的氣球總是不多不少。氣球愈賣愈多，小孩原本輕飄飄的身體，愈來愈沉重。

男人也是這樣長大的，直到當了氣球的批發商，他的身形充了氣似的，口袋厚厚一疊盧比。他不在乎能不能飛，他更喜歡看每個吵著爸媽買氣球的小孩，被繩子牽著，線漸漸縛在鼻子上。

聽說，曾經有個小孩賺夠買氣球的錢，真的飛走了，被每個打工賣氣球貼補家用的小孩當作偶像。這則天外奇蹟，男人告訴了每個前來應徵的小孩。



### 〈下魚天〉

天空很陰，不久便下起魚來。起初是數十條不拉魚，後來魚獲量愈來愈大。是的，天空在下魚，我沒有寫錯字，你也沒有看錯。

幸運的魚下到河或海，就順便游走了，下到路上的魚扭動掙扎，通體透明，不斷開闔的鰓力道愈來愈微弱，最後窒息死去，瞬間發黑。被魚淋到的人惹一身腥，不拉不拉抱怨，氣象預報不準，降魚率不是低於十嗎？特地補魚的人撐著魚傘，提著水桶撿便宜，剛下的魚噙著淚，淡水漸漸變鹹，離海一步之遙。

悲傷的人沿路哭泣，水窪一個個成形，救了一個下魚天，恨不得挖洞游下去。

魚過天青，彩虹是水桶把手。聽說，明天真的會下雨，魚汛已經過去。



### 〈阿孤〉

午後，一群貓在鐵皮屋頂上舔毛、打盹、曬太陽，阿孤生活在貓胯下的十八層地獄，菸一抽才有點回到人間的感覺。

我注意到阿孤在窗邊放了父親的相片，幾年前老人家已經歸列仙班，遺照裡筆挺的西裝還是 P 上去的，有時我望著阿孤的背影，以為老人復活了，穿著泛黃如鹹菜脯的汗衫如常下田、賣菜、去廟裡拜拜，幾隻貓跟在他身後互相頤養天年。

阿孤回頭問我，要不要留下來吃飯？一隻隨著夕陽落下的橘貓熟捻鑽進滿地未洗的衣物中，東倒西歪的酒瓶在蛙鳴聲裡，兀自作著漂流的夢。